

老師的老師

紀念高梓教授

六十年師生情緣

● 呂孝信

心繫好友緬懷故人

一九九七年秋天我去洛杉磯訪友，聽一位馬姓朋友告訴我：高梓教授病危，可能現在已經去世了。在此之前，大約是一、二年之前，我曾和高教授的女兒郝飛通過電話，因為我給她母親寫信有去無回，我很擔心她的健康。據郝飛說：「她母親近兩年身體很差，手發抖不能寫字，不過神智還很清楚，祇是體弱不想多說話，電話也不想聽。」為此我們已有兩年不曾通信，也無法打電話給她。

聽到馬太太報導的消息，我有些將信將疑，因為高梓在台北也算是知名人物，

如果她真去世，美國的世界日報應該有所報導，但翻遍那幾天的報紙，一點消息都沒有。外國人有句諺語：「沒有消息，就是好消息」，所以我總往好處去想，以為馬太太所言，不一定確實。在會見馬太太的次日，她正要返台，據她說她有一個好友，與高教授同在一個清唱平劇的劇團，她返台肯定很快就會見到她的好友，並由票友處知道高梓教授的安危消息。當她知道後，將馬上寫信告訴我。由那天開始，我每天盼著馬太太來信，可能因她事忙，無暇及此，將近一個月過去了，也未見她來信。大約是十月中旬，我實在不想再等；乃直接去電話給住在費城的郝飛，據她

告訴我：她母親已於十月一日去世，去世前並未被任何疾病折磨，祇是因年老心臟衰竭，於睡夢中去世，可以說是無疾而終。我說：「高教授在台灣教育界服務多年，為何病故未見報端報導？」郝飛說：「她母親退休多年，與世隔絕，因此病故，未引起媒體注意……。」

氣質高雅風華絕代

我認識高梓教授是在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），那時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正鬧學潮，被當時的教育部長章士釗，將該校解散，另外創立一所國立女子大學，並允許所有原女師大的學生，可以按原班級轉入

新創立的女大。當時除搞學潮的七個女生外，（其中爲首的一個就是魯迅的未來夫人許廣平，她們也是因這次學潮而相識互戀，促成魯迅與髮妻婚變，終與許廣平結合。）其餘全體女生都轉入了女大。女大除接受原女師大全體的學生外，另外又招收新的低班生，我就是在那年考入該校預科，並在體檢時首次認識了高梓教授。

那時時興尖頭鞋，我也穿了一雙。她在體檢時告訴我：「最好不要穿尖頭鞋，這樣會對腳部不利。」高梓對待我們新生和藹可親，像大姊姊一樣，大大不同我們在中學時的體育教員。全體新生經過體檢後，都喜歡上她。以後早上迎面相逢，她總主動叫我的名字，並道早安。我很佩服她的記憶力，因爲短短的體檢時間，那麼多人，她怎會記得住我的姓名？後來由同學方面知道，不僅是我，凡經過她體檢的新生，她個個都能叫得出姓名。她的記憶力驚人，氣質又那麼高雅，那時她是女大體育系主任，年紀不過廿四、五歲左右，剛由美國學成歸來，可稱風華絕代，無人不爲之著迷。

高趙雙美瑜亮情結

與之同時在女大教英文的趙麗蓮講師，也算教授群中較年輕的人，我還是她英文班上的入門弟子，但她給我們的吸引力，卻遠遠不及高梓教授。趙麗蓮似乎也不大欣賞高梓，曾說過這樣的話：「如果高梓與蕭友梅結婚，我一定義務的去爲她們彈琴……」蕭友梅那時是音樂界的大師，可能有些恃才傲物，使趙麗蓮不喜歡她，至於對高梓，則因高梓人緣太好，是大家同學的偶像，可能產生「既生瑜何生亮」之感，亦未可知。這是我少年時的臆測之想，也許事實並非如此。

其實趙麗蓮對我也很好，一九七〇年我的兒子去台參加青年救國團暑期學習，曾經見到趙教授，她還記得我，說我是她班上最年輕漂亮的一個聰明學生，所以對我印象深刻。對兒子稱讚母親，這是一種禮貌，我豈敢真正接受這份美譽，不過相隔這麼多年，她仍記得我，我很感安慰，同時也很感激她。

名師高徒相映得彰

我入女大第二年，高梓領導的第一班體育系學生即將畢業，她們師生之間情誼深厚，如朋友，如姊妹，團隊精神十分堅

固。其中籃球及排球打得最好的是王景芝，是球隊中的靈魂，也是高梓最得意的門生。因爲每次出賽，有王景芝在，必奏凱旋。另外有兩位高梓的學生，名叫黃碧元、龔業雅，球藝雖不及王景芝傑出，但在社交人事方面，都是奇才，有大將之風，她二人都是學生會總幹事。

在國民黨北伐成功後，因爲被解散的女師大已因某些人支持而復校，女大反而弄得連正式校舍也沒有。後來全憑這兩位多才幹練的同學，四處奔走，卒於獲得張學良少帥將他齊化門內一所王府的產業，慷慨捐給了女大，作爲永久的校址。

黃碧元與龔業雅都是湖南人，畢業後聽說龔業雅嫁給了清華的名教授吳景超，另一位黃碧元，則因貌美如花，被唐生智仰慕崇拜到無以復加的地步，黃碧元對此種軍閥不感興趣，故無下文。聽說有一晚，唐生智在夢中看見佳人對他微笑，醒後就將「孟瀟」二字，作爲自己別號，以作紀念。

春歸何處世事無常

大陸變色後，吳景超、龔業雅夫婦既未來台，肯定仍在大陸。最初吳景超可能

仍在清華大華任職，文革時中共政權對知識分子的敵視，相信吳景超必被扣上「反動學術權威」高帽，遭受凌辱批鬥無疑。至於黃碧元，經過一段生死戀之後，聽說最後寄跡台灣，沒沒無聞，潦倒以終。美人黃土，提起來徒增感傷，嘆世事無常。這二人都是女大的功臣，也是體育系高梓的學生。女大後來能夠有固定的校址，都是她們二人的功勞。凡屬女大的學妹，都應該記住她二人的名字，並且永遠心存感激才是。

賢妻良師難以兼顧

高梓教授所教的第一班體育系學生畢業後，又續招了第二班，這一班同學和我的年齡相近，因此我們也較熟習。在招生前後，高教授已和郝更生博士結婚；那時郝更生任在東北大學任教，高梓因妻子的責任，不能與郝更生分居兩地，所以就決定辭職，前去東北與夫婿共同生活，當她將去意告知這些同學後，同學痛哭流涕，難捨難分。有一個同學說：「我們這些人的眼淚，難道都敵不過郝先生的吸引力，使您非棄我們而去麼？」高梓說：「你們現在年紀還小，不知道結婚後作妻子的責任

為何，等你們結婚後，就會明白我的苦衷，並且諒解我今天離開你們之不得已。」不久，九一八事變，聽說高梓一家都遷去南京。跟著抗戰發生又去重慶，勝利後又戡亂，最後國民政府退居台灣，我對高梓的消息就更渺茫。但我並未片刻忘記她，因為她是我少年時的一個美夢，也是我那個時代回憶的縮影。想到她，就想到我那天真無邪的錦瑟年華，和那群難忘而有共同語言的死黨。

學生偶像傾倒眾生

我們都是迷高梓的一群傻孩子，對高梓崇拜得五體投地。如果有人早晨見到高梓，並與之打了招呼，必向大家報告，使得別人羨慕不已，並使那有奇遇的人歡樂滿足終日。

我們中有位張姓同學，不知她從什麼間接朋友處拿到高梓的一張 Photo，於是我們就拿去照像館將之放大複印，每人擁有一張，此像一直掛在我的臥室，直到抗戰前夕。

我們這一群並非體育系學生，與高梓接觸機會不是很多，所以她的一堂土風舞課，雖然排在晚上六時以後，但我們仍願

在正課之後，痴等幾小時，也要參加這堂土風舞的課，原因是藉此可以接近高教授。冬天天色黑得早，每當上完土風舞課，已經萬家燈火，但我們對此毫無怨尤，心甘情願的願上這堂課。

對高梓著迷，並非僅限於我們這一群傻孩子，那時全校有三、四百人，以我的推測，大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迷高的，不過程度上有些高低差別而已。我為何有此臆測，因為有一天我在教育部大禮堂，（那時我們借讀於教育部偏院）遇見一個高班生，她衣著古板，鄉土味很重；十分內向，與人談話，頭不敢抬，也不敢用眼睛平視對方。我們平時並不熟習，那天卻作了社交性的交談，不知怎麼一下說到了高梓，我告訴她我很喜歡高梓，她忽然很興奮的說：「我也非常喜歡她，不過我不敢跟她說話，一看見她就心跳……」我聽後大吃一驚，因為站在我面前的這位同學，是如此鄉土氣，滿口湖南鄉音，連國語都說不好，怎麼也懂得欣賞高教授這一型的人之美？因此我推測全校數百人，除了我們這群純潔天真全心擁高的傻孩子以外，仍有無數的人在默默中欣賞或喜歡著她。

美神凡緣學子夢碎

我們有個教地質學的教授，聽說在美與高梓同在一個學校，卻未聞他曾追求過高梓，我們認爲他倘追高，那是他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根本絕無可能。但他如果不追，表示他無眼光，不懂得欣賞「美」，說明他的品味低俗，是個不值得尊敬的人，因此我們對於他的課再也不感興趣。

我們這群擁高的傻孩子，爲高上了一個封號叫「美神」，沒課的時候，就談美神，對她的事，既感興趣，又特別關心。有一天不知誰聽到的消息；說是高梓就要下嫁郝更生，我們都大爲失望。因爲以我們當時幼稚的心態，總覺得美神是至高無上，無人能與之匹配，除非面貌英俊的像當年最紅的電影明星，智慧如索羅門或中國的李白、杜甫方可。

而郝更生更是兩者都不是，因之不但不知道爲高梓的美滿婚姻祝福，反而爲之委屈不平。有一個同學甚至說：「我希望我現在就能死去，投胎到她的腹內，能做她的兒女，那將是何等幸福的事？」這一切都說明我們那時對高梓的感情有多純、多深！

暗中偷窺凝神屏息

自從遷入九爺府後，我們這群擁高團中，有人轉校，有人轉系，有人退學，有人結婚，我們也漸漸長大了。但仍有二三個「同志」對高死忠，痴情不渝。

記得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我們幾個同學去後院沐浴，經過高梓住的院落，她房間的燈亮著，她正在燈下看書。她看書的姿態美極了，我們隱在黑暗中向室內偷窺，無人敢喘大氣，唯恐驚動了室內的美神。這如詩如畫的一幕，包涵了多少純潔可愛的心？其意境之美，如果當時有個畫家將之畫下來，相信其藝術性將可永垂不朽。以後和高梓有了聯繫，我曾把這件事告訴她，她說：「What I have Missed！當時爲什麼不讓我知道你們在門外，否則我一定請你們進來喝一杯茶。」天！這是六十年以後，我已變成老人，才敢坦白的事，當時稚嫩的我，怎敢有此勇氣及膽量！

甲子深情與時俱增

大學畢業後，同學們各奔前程，我們擁高團的成員，也風消雲散，有的甚至終

生都未再度重逢過。但在我心深處，始終有高梓的影子，因爲她是我們如詩如夢年齡時的偶像，她和我們快樂的少年時期緊密相連，她豐富了我們年輕的生命，我怎麼會忘記她？

多少年來，我雖知道她在台灣，卻因不知她的地址，所以無法和她取得連絡，直到有一天忽然在美國的世界日報上讀到她的「毀家記」，知道她家遭到火災，也從而知道了她當時的住址，於是馬上給她寫信慰問，並稍稍坦白了我們當年對她的一些仰慕與情痴，她很快給我回信，說：上天對她還是公平的，如果不因這場火災，怎能得到我這封萬金不換的信。多少年來她愛過，或愛過她的學生都已老去，有的音訊俱無，有的已經感情褪色，而我，The only one 卻六十年如一日，能夠執著這份純潔的感情，給她寫那麼真情的信。這給她鼓舞、興奮、安慰、力量，使她更有勇氣抗拒未來的橫逆風雨……又說遭火災後親友給她慰問者很多，但無人能如我這意外的，萬里飛來的一封信，使她更爲感動和安慰，因爲現在台灣大中學生已對老師不再有這種純情，因此她特別珍惜我們間這份感情。她將我的信看了一遍又一

遍，當晚是抱著我的信，微笑而幸福的步入夢鄉……

我真想不到我那一封信會給她這麼大震撼及安慰。我很高興在她遭逢火災橫逆後能給她意想不到的力量，使她活的更加堅強和樂觀。因為她認為我對她的純情關懷，使她對火災之來，有「塞翁失馬」之感！

一門俊傑母女相承

從此我們有了書信的往還。她非常珍惜我們間這份純潔的感情，但究竟相隔一甲子，暮年重新拾起這份舊情，總覺有些虛幻不實。為此她希望我去台灣看她，我因她的女兒郝飛在美，她來美探親，順理成章，因此盼望她能來美。她有一子一女，兒子郝翔和她同住台灣，女兒郝飛是在「毀家記」中提到過的。以後才知道她的學歷非凡，是威斯康辛辛大學生化博士，已在 Du Pont 研究所工作了廿年。她的先生和她父親郝更生博士一樣，同樣死於車禍，她年輕寡居，侍奉有病的婆婆，數十年如一日。爲了不能離開有病的婆婆，她將自己老母交給她的姨母陪伴，她是個現代新女性，但卻是極有舊道德倫理的好媳

婦，好女兒。這與高梓教授對她的教育，肯定有關。從她身上，可以看見高梓教授教育下一代的成功。

暮年重逢相知相惜

一九八八年九月，高梓終於來美探女了。當高梓和她的妹妹高棧教授及女兒郝飛來紐約時，是寄宿在高梓的老友何廉夫人家。何夫人我過去見過，那時何先生還未去世，她也正當盛年，丰姿甚美。現在則老病纏身，非復當年的模樣了。何夫人住在河邊大道，距我家不遠，當我步行去探高梓教授時，心中充滿了矛盾，因爲我知道歲月無情，高梓已不是當年我心目的女神，而我也不再是「十四五少年時」的傻女孩，暮年重逢，是否會感到：「相見不如不見」，破壞了心目中固有的形象？那知見面後，看見高梓腰背挺直，丰姿依舊高雅，那一頭白髮，並不表示她已

年邁，但覺雍容和藹，令人更覺可親。我原想請她們出去餐敘，或邀高到我家小坐，別後她可增加對我的了解，和想像的依據。但因她妹妹那天有病，何夫人又不良於行，不能外出，所以祇匆匆見了高一面，她們就於翌日離美返台了。

事後高梓來信表示聚短的遺憾，但也表示經此一晤，我們的感情更爲落實，不再是空中樓閣般的虛幻了。返台後的高梓忙於遷回舊居，但我們間的書信未斷。一九九〇年她九〇歲大慶，大家爲她祝壽的熱鬧情形，據說餘波蕩漾了兩個月，她也來信詳告，那時她還在文化大學每週教課二小時，保持與外界聯繫，不與社會脫節，她的退而不休的精神，與我有志一同，也是我們師生間最感默契的一件事。

兩地分隔魚雁中斷

一九九二年一月，我接到她最後一封信，是一張剪報，上面有她的像片。以後我再寫信去，總是有去無回。

當時我的女兒正爲癌症折磨，我的心情壞到極點，無心與任何人通信，偶爾與何夫人通個電話，詢問高梓消息，知道她健康雖不如前，但眠食正常。可惜不久何夫人謝世，我和高梓間的聯繫人也斷了，祇能直接打長途電話問郝飛，才能得知一些消息。直到一九九五年郝飛去台探母，由她代筆替母親來了一信。謝謝我對她的關懷，祇因手抖不能寫信。不過眠食俱佳，每日仍在室內散步半小時作爲運動。那

年感恩節我女去世，我的情緒沉入谷底。

一九九六年夏在遷往西雅圖定居之前，又發現罹患了「椎管狹窄症」Osteoporosis，使我背部腿部都痛得厲害而不良於行。

來西市後，因病及安家各種煩人的事，一直無暇寫信給高先生；這樣斷絕了消息兩年，直到一九九七年秋去洛省才知高先生病危消息，隨後又從郝飛處證實了這件事。

高山仰止風範常在

高梓去世時已是九十七歲高齡，又是無疾而終，真是仁者壽的象徵。她對台灣教育界的貢獻，台灣人士比我清楚得多，我僅知她曾任教師研習會主任十四年，讓國小在職教師進修，她的工作是作老師的老師，當她於一九七〇年，也是她七十歲時正式退休後，她退而未休，又在他校作Full Time的教書工作，直到十七年後，也就是一九八七年後，她才改爲Part time每週在文化大學教四堂課，最後在一九九〇年她九十歲時，因體力關係，始改爲每週僅教二小時課。這樣算來，由大陸開始，她一生從事教育超過六十年。以醫生爲例

，醫生是給病人治病，她則是給人治心。醫生看病人是一對一，而她班上的學員當然不止一人。一批一批的學員，接受她的再教育者，據知已逾一萬八千多人。試想這影響力將有多大？我真爲她對教育的鏗而不舍精神感到羨佩和驕傲。

高梓的晚年，可說是幸福的，因爲除了她的兒子媳婦與之同住外，還有她的妹妹高棧與她相依爲命，互相扶持多年。自郝先生去世後，她就和妹妹同住。姊妹年齡相差不多，沒有代溝，又有共同語言，且二人親情似海，非同一般姊妹可比。有此暮年伴侶，真是幾生修到的幸福！

浪漫情懷已成絕響

高梓品德高尚，誨人不倦，對國家的愛，深厚堅真，她女兒多次勸她移民美國，她總來信告訴我！她的根是在台灣，僅管台灣的一切，已不如過去美好，但她絕對無意離它而去。至於她對家人及人群的愛，更是博大精深得無與倫比。她一生得人敬愛，又對社會貢獻那麼多，可以說沒有白來這個世界一趟。唯一的憾事，是她未能及身看見兩岸統一，同胞們能擁有一個和平、民主、非共、富強的中華民國，

屹立在未來的世界上，至於我們這些對她賦有純純的愛的老學生，在目前無論何地的大中學生中，都已成絕響，是件不可能再有的事。

高梓的去世，說明我們的那個時代，已經結束。我們那種純潔浪漫的情懷，也已在今天的時代中畫上句點。但我絲毫不後悔，我會付出那麼多的精神來敬愛這樣一個人。因爲她平凡但卻偉大的人格，是值得我們崇拜及敬愛的。凡是她的學生以及她的親友，包括她的一雙兒女，都應該慶幸在這生中，能夠有緣親近她，得到她的呵護和關愛！

高梓的仁愛精神，永遠感召著我，她是個值得我終生懷念的人。她的一切形象，將永遠活在我的心坎裡。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